

为昆曲现状把脉

中国昆曲苏州高峰论坛 2018 综述

文 / 朱栋霖 谭 飞

6月的苏州细雨缱绻，吴山的余脉在这里隐入了太湖，留下了无数浓淡相间、笔筒意丰的往事与佳话。为昆曲把脉，这是6月23日召开的“中国昆曲现状、态势和评论研究暨中国昆曲苏州高峰论坛”的主题。站在属于昆曲的春天里，一直以来关注昆曲发展的十几位专家学者以居安思危的忧患意识，对昆曲隐藏的困境及未来的态势、昆曲评论的发展讲真话、议对策，展示智性光芒。

本次戏剧圆桌论坛由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江苏省文联、中共苏州市委宣传部、苏州大学主办，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戏剧戏曲专业委员会协办。

一、固本开新 喜中隐忧

毛时安（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作了题为《面对600年的苍茫岁月》的主旨演讲。他指出，昆曲遇到了大有作为的时代，但如果躺在一个好的时代温床上，不思进取，一切优势都会很快流失，因此必须居安思危。就昆曲的传承与创新，他提出了“固本开新”的发展策略。

赓续华（《中国戏剧》原主编，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戏剧戏曲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剖析“昆曲喜与忧”，以昆曲剧团以及具体剧目现状入手，从经典与创新的文化价值、昆曲剧团的持续发力、关注并赢得了一定范围的市场、昆曲创作的有效积累、年轻演员的叫座能力等方面肯定了新时代昆曲发展的可喜之处。在《当代昆曲亨困两境》中，谢柏樑（中国戏曲学院教授）从昆剧的国际化、受众的年轻化、研究的学理化等方面阐述了当代昆曲的亨通之境。

二、昆曲现状的困境与对策

传承与创新是昆曲界普遍关心的话题，与会专家围绕着折子戏与新编剧、老艺术家的戏曲传承、濒危折子戏如何传承与整理、新编剧目的得失等方面进行了探讨，提出了对策。

1. 传承与创新中的痛与思

在《近年中国昆曲演出现状评估》中，金红（苏州科技大学教授）以第五届（2012年）、第六届（2015年）两届中国昆剧艺术节的剧目为例，评估中

国昆曲演出的现状。她指出：近年来昆曲剧目创作呈现新编剧显著增多、整理演出的折子戏传承戏明显减少的态势；演员的队伍壮大新秀出现，但令人担忧的是行当、角色不齐全，演员的演出质量不一；新编剧目的舞台美术创意丰富，但过于求新求异的舞美追求对传统戏曲“一桌两椅”的虚拟性舞美特征造成了冲击。她以辩证的眼光，敏锐地感受到了创新背后的双刃剑问题。她认为，在目前昆剧力量还不很富裕的情况之下，应该还是要把力量多集中在如何抢救传统剧目方面上，应该抓紧时间挖掘整理传统剧目，要创造条件，挖掘老艺术家身上健在的一些宝贝。

当然，“固本”并不意味着排斥“开新”，新时期，有些新编昆曲剧目也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对昆曲发展产生了有益的影响。但“开新”必须以“固本”为前提，没有“固本”前提下的“开新”往往走向误区。朱恒夫（上海师范大学教授）探讨了新世纪昆曲新编剧目的得与失。他从新世纪昆曲新编剧目的概况、新编剧目存在的问题、新编剧目的意义展开论述。他指出，新世纪的昆曲新编剧目共有50余部，总体来看，被广大观众认可的少，而否定的多；演出几场、媒体上热闹一阵的多，而被保留下来又能被不断上演的则极少。即使有一些剧目得了奖，在社会中也没有产生影响。认为很多失败的新编剧目没有按照昆剧文化的要求编创剧本，缺乏诗意，且远离现实生活。而优秀的新编昆曲剧目也是昆曲未来发展不可缺少的。

2. “世遗”昆曲以传承为本职，以传承折子戏为主体。

解玉峰（南京大学教授）在《论当代昆曲折子戏的传承》中强调了折子戏应该是各昆曲剧团的“家底”，但“非遗”践行十多年来，传统折子戏的传承并未得到根本性改变，甚至出现更严峻的局面，他从各昆曲剧团的实际情况分析，认为原因有二：一是新创剧目占用了最主要的资金和人力。二是忙碌的日常演出，使得各剧团演职人员上上下下疲于奔命，无暇教戏，学（折子）戏。他呼吁，昆曲的当务之急仍然是抢救、继承，特别是张继青、蔡正仁等老演员身上的100多出折子戏。建议相关政府部门也应将最主要的资金补贴用于折子戏的抢救和传承方面，尽早建立传承折子戏的有效机制。对各昆曲院团以及在职演员

的考评，也应以折子戏拥有的数量、质量作为最主要的评价机制，同时激励各昆曲院团将折子戏的抢救和传承作为头等大事，减少一些不必要的演出。

3. 传承折子戏，是否已无事可做了

朱栋霖（苏州大学教授，《中国昆曲年鉴》主编）在《我看柳继雁〈游园〉与昆剧艺术传承》中，以观看柳继雁的现场演出为例展开分析，认为她的表演表现了昆曲静与雅之传统美感，于细节之处展示了杜丽娘的内心世界，其演出不凌乱，干净又很丰富，是昆曲表演的上品。他说：“昆曲作为世界遗产的价值就在于古典剧目，而古典剧目的核心就是折子戏。传承昆曲的重点在传承折子戏。折子戏现在是不是无可传承了呢？”通过多次调研，他发现以苏昆继、承字辈为例，老艺术家们仍然有着一定数量的折子戏没有被传承下去。遗憾的是，有的苏昆继承字辈艺术家们已经去世了。经过多次调研和初步整理，目前尚健在的苏昆继、承字辈艺术家中，为其他剧团没有、或有特色，至今还未被传承的折子戏有35折，如《吟诗脱靴》《翠娘盗令》《大拐小骗》《说亲回话》等，亦数量可观。他强调，亡羊补牢，尚未晚矣。

4. 剧目的选择和编创的“缺席”

当下优秀的昆剧编剧凤毛麟角，是当前昆曲不能逃避的悲哀和困境之一。赅续华指出，昆曲的艺术特点决定了其在剧目选择上应该更为谨慎，不能盲从于所谓的“市场化”，她建议昆曲放慢脚步，上新戏的时候要慎之又慎，要按照昆剧的艺术规律来生产剧目。但是目前缺少能够创作昆曲剧目的编剧，必然会影响到昆曲剧目的选择问题。作为文化部千人计划编剧班的班主任，谢柏樑列数了当代老中青几代昆剧作家，昆剧创作情况不容乐观。“如果昆曲作家我们不去认真的培养，昆曲观众（非大学之外的）我们不做更多争取，昆曲的前途还是岌岌可危。”

5. 昆曲演员的成长困境

“昆曲表演演员的文化、水平和素质有待提升。”赅续华说，“昆曲之所以这么快就能够活过来，其实跟昆曲自身的文化底蕴有很大关系。”李蓉（浙江工商大学教授）在与浙江昆剧团近距离的接触中，感受到了中青年昆曲演员们的困惑，她在《昆曲青年演员的成长之思》里指出：第一，昆曲演员普遍感慨，原创剧本非常匮乏，好的编剧和编曲比较少，这限制了他们创作上的新突破。第二，演员们在自身传承方面的困惑与担忧，他们有着普遍的职业焦虑。第三，演员们普遍理论水平有限，他们想深造而不得。李蓉的观点与赅续华互相辉映。谢柏樑亦认为中青年演员存在缺乏名气、缺少认同感的困境，他们对昆曲艺术孜孜以求的老一辈艺术家相比存在差距。

三、关于当代昆曲评论与研究

与会专家认为，昆曲作为雅文化，在受众面整体仍比较窄的情况下（目前昆曲的观众源主要在高校、知识阶层、大学生），应重视昆曲的学术化研究。

王安奎（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在题为《对古典剧作要做深度解读》的论文中指出，“新的改编演出应该努力把古典作品的深层内涵彰显出来，使它的多重内涵结合起来”，为昆曲研究与演出开拓了新的视角。他分析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昆曲古代经典作品所经过的三个阶段，认为当下我们应该提出新的任务，即要深度解读古典优秀作品，深入挖掘和解释其深刻的文化内涵和文化意蕴，并提出可以从诗的世界、史的世界和哲学的世界来解读作品。他以经典作品《牡丹亭》为例进行深度解读，认为《牡丹亭》是一首青春之歌、爱情之歌、生命之歌。

刘祯（梅兰芳纪念馆馆长）在《昆曲口述史与当代昆曲的研究》中，对他和王安奎老师所做的国家重点课题“昆曲口述史”做了简要介绍，就如何写作昆曲口述史、如何理解口述史与舞台的关系展开论述。他指出，关于口述史，我们应更多关注舞台、表演和演员，这几方面应该构成口述史、昆曲史的主体部分。“如果我们真正是把昆曲作为舞台艺术、表演艺术对象来进行研究，那么我们评论的重点、评论的视角、评论的立场也应该相应地发生一些变化，完成从文本到舞台艺术和表演艺术的转换。”

在《昆剧团与昆剧以及民族戏剧》中，顾闻钟（苏州大学副研究员）延续了刘祯的话题，他以逻辑的思维方式阐述昆剧团、昆剧、民族戏剧三者之间的关系，表述上通过环环相扣的问题进行层层推进。

莫惊涛（《中国戏剧年鉴》副主编）在《由〈白罗衫〉〈李清照〉谈昆剧创作的现代性》中，分别对两部作品进行了细腻到位的分析。她针对《白罗衫》的几次改编与重排，分析导演对传统剧目深度的挖掘，展示人性的心灵交战，彰显故事内涵中的悲剧性和现代性。

谭飞（苏州市职业大学）对昆曲剧作家郭启宏的作品的文化主旨、人性关怀和诗意情怀等方面展开了论述。

郭腊梅（苏州中国昆曲博物馆馆长）在《基于博物馆的昆曲文化传播》中，从小剧场的展演、昆曲资源的展示、品牌活动的开展、昆曲资源的数字化等方面，分享了已成为品牌的中国昆曲博物馆在昆曲传播过程中的各种成功案例。

（朱栋霖系苏州大学教授，谭飞系苏州大学在读博士、工作单位系苏州市职业大学）

责任编辑 靳文泰